

飞吻

FEIWEN

彭颂南

花城出版社

飞吻 FEIWEN

彭颂声

I247.5
486.5

37-91/10

花城出版社

粵新登字05号

飞 吻
彭 颂 声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1插页 273,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30册

ISBN 7-5360-0969-0/I·868

定价: 5.50元

内 容 提 要

钱光宇远远地给命运女神一个飞吻。

这吻，是爱？是恨？他一下子说不清。沦落到世界尽头处——莲花寨，这个知识分子没有颓唐和悲戚，他和吴打石、老刘婆、金珞珠、方群胜等干部群众同心共胆，投入一场场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暴风雨，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的爱国情怀的加温剂罢了。劫后余生的钱光宇走上了一条不见得平坦的新路，留给人们一长串的思考，也激励人们努力前行。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写法，读来格外亲切。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文学语言的抒情性和幽默感，充斥在字里行间的丰富的知识，坚贞纯洁的爱情描写等等，都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目 录

一	“靠边站”的风波	1
二	病母与饼干	9
三	露天剧场	17
四	风雨忘年交	26
五	醉搂男“珞珠”	36
六	您好啊，老吴	43
七	洪水如猛兽	51
八	傻大姐	66
九	“抢劫犯”之死	80
一〇	饭前饭后	90
一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	99
一二	亲爱的妈妈	109
一三	“望月楼”内外	127
一四	午夜美人泪满襟	138
一五	心心相印	151
一六	霸王风月	163
一七	一封写了三十八年的情书	182
一八	亡魂恰似一只鹅	191

一九	同君一夜话	202
二〇	人逢喜事	212
二一	缩小包围圈	222
二二	套着的狗学打猎	233
二三	寻常的周末	242
二四	狂欢的节日	253
二五	重阳时节暗沉沉	261
二六	在亚木僵状态中	270
二七	放风片刻仍堪乐	280
二八	生活如此“香甜”	288
二九	躁狂忧郁症患者	299
三〇	涸池枯藕	308
三一	派出所风情	318
三二	二揭千秋幡	329
三三	不寻常的一天	339
三四	“无名楼”的嫖夜	349
后记		358

一 “靠边站”的风波

1976年7月28日唐山丰南地区8.2级地震的余波未息，各种绘影绘声、令人闻而生畏的“爆炸新闻”使我们这个600多人口的莲花寨更加不平静。一个多月中，纷至沓来、一如加急电报似的地震预报弄得这里鸡犬不宁，人人自危，至今大部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老实人还坚守在村口旷地上自搭的避震草寮里，不敢轻易还家入舍。谁知地震之忧远未过去，又要忍受风婆雨师歇斯底里的挑战！狂风夹暴雨，闪电伴惊雷。莲花寨大队顷刻成了泽国，田园须臾险，人畜旦夕危。雷公岭背后崇山峻岭中的“跃进水库”，承受不住特大洪水的压力，眼看就要决坝。警报频传，揪人心肺。

连日来，床头寮漏无干处，大雨滂沱未断绝。奇怪的是，在我们莲花寨，“有两斗米会唱歌”的乐天派人物依然比比皆是。在寮里无法生火煮食——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户有食可煮，不少人啃着生番薯充饥，还是乐呵呵地说在“解酒”，在“吃山东梨”。眼看浩浩荡荡的山洪淹没了良田，成片成片的“窄叶青”（稻名）和“龙岩种”（薯名）成了水鬼，我却丝毫也乐观不起来。

忽然，一位中年社员冒雨钻入我的寮里。

他叫胡其凡，比我大两岁，今年虚龄45。他是儿时和我一起

在垃圾堆里拣过食的老朋友，黝黑的长脸，高大的身躯，结实得像一头大水牛。瞧他那熊腰虎背，即使不夸张为力能扛鼎，起码也可以说膂力惊人。我们寨里有两个各为300斤和500斤的练武石。我没法把轻的端到重的上去，他却能把大的放到小的上去，脸也不红，气也不喘。

记得年轻时，我们这些年纪相仿的都爱上他家下象棋、打扑克。有一晚，他因日间劳累，想早点休息，便催我们快走。我们知道他的心肠，偏不走。于是他暗暗脱下木屐，对准其光如豆的煤油灯，“劈”的一声中，灯碎了，火灭了，满桌是油了。他口气生硬地说：“没有火了，该走了吧？”我们只好回家。但我们爱他这种直肠直肚、毫无恶意的粗鲁和急躁，第二天晚上照样成群结队登他的家门……

现在你瞧，他满脸堆着憨厚的笑容。

他一进来，就直插插地说：

“光字，抬起头来！天塌不下来的！”

说着，他从怀里取出一口盅饭，走到床前，掀开破蚊帐，示意要我喂母亲吃。又给我的手上塞来两条大大的熟番薯，要我抓紧消灭掉。

我理解他的心意，说一声“感谢”就会挨他一顿善意的臭骂。因而只好深情地发问：

“哪里来的？你自己吃什么？”

他答得很干脆：“快吃！不是偷的！”

正答间，他自己主动扶起我的母亲，动手喂她，又命令我赶紧吃番薯。

对这个“张飞”，遵命便是我的义务。

吃着番薯，我自然想得许许多多，老远老远，感到确实不一定要用悲眼看世界。

不料，团支部委员、基干民兵彭武晋闯进来。此人20挂零，长得相当英俊。因为这间用甘蔗叶遮盖的避震寮太矮小，又到处漏水，没有他的容身之所，他只得退到外面大雨中。

“喂喂，其凡叔，什么立场？”

听声音，那是很气愤的责问。

“贫农立场！”其凡哥斩钉截铁地应。

“那你为什么勾结牛鬼蛇神？”

其凡哥见我已完成番薯，便将口盅塞给我，要我继续喂母亲；他自己便躬着身子，钻出寮门，站到彭武晋跟前，反问道：

“牛死后变鬼，蛇死后做神，你是不是宣传封建迷信？”

“我不同你狡辩！我报告胡主任去！”彭武晋很生气，说着撒腿就跑。

我吃惊不小。赶忙放下口盅，钻出寮门。

其凡哥和我都给大雨淋湿了。他连忙叫我入内。刚刚在床沿上坐下来，他就继续端起口盅，再喂我母亲。

他一边喂着，一边安慰道：

“拴伯母，我们不同小人一般见识，你老人家身体要紧。什么牛不牛！牛有什么不好？没有牛大哥出力，我们农民吃什么？军队吃什么？工人吃什么？伯母，你说是吗？”

母亲艰难地答：“是，是。其凡，你真会安慰人。伯母知道你一片好心。”

不一会儿，母亲吃饱了，我们又安排她躺下。不知为什么，其凡哥还是不回他寮里去，竟兴致勃勃地继续向我大夸特夸牛的功劳：

“光字，不管它‘形势大好’，我们耕田人都爱牛。你被那些吃屎的打成‘牛’，我们更爱你。你要想得开。”

其凡哥虽然是粗人，但是粗人也有细话。听了他这一席肺腑

之言，我心里确实是热呼呼的。

几座就像海滨人摘紫菜那样紧张张地、冒着大险地抢建中的“箬篷大厦”，还没有正式“落成”、“剪彩”呢，人们就纷纷“乔迁”进去躲雨了。即使有幸买得起塑料薄膜的人，或者从部队复员时带回军用雨衣的人，衣服也难免有些湿漉漉的了；一般穿棕制蓑衣或仅仅戴一顶尖顶“福佬笠”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几乎连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周身起鸡皮疙瘩，冻得直哆嗦，嘴唇像是涂上了龙胆紫。好几百人挤在那几间形同虚设的未竣工的寮子里，下蹲占位宽，只能比肩继踵、叠咸鱼似的站着。哭冷、哭饿的小孩，哭家里的猪呀、鸡呀来不及转移的妇女，和寮外的狂风暴雨组成数不清共有多少部混声大合唱，令人心焦麻乱啊！

我们这里有一句时髦的新谚语：“一床被子，不能盖两个阶级。”我是一直没有摘帽的现管“老右派”，全国性的造神运动中又因家里墙上的毛主席宝像上有一丁点儿脏东西，还有一次全生产队早敬我迟到两分钟——那是因为洪水将到，我主动去河边抢救生产队浸在那里的几箩谷种，被视为大逆不道，挨斗多场，加上后来我坚决拒绝为造“伤心埔”这块“小平原”而测量、绘图，被指责为“坚持反动立场”，因而又平添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峨峨桂冠。此刻当然没有资格享受进寮避雨的权利，只能和全村的地、富、反、坏分子在一起，由穿雨衣、持步枪的民兵严密监视着，任凭风刮雨淋。虽然其凡哥等人坚决反对这样做，但是并不生效。耳畔不时震响着彭武晋气势汹汹的警告：“听着！搞破坏，老子就能掉你！”

我母亲原是我祖父在逃荒路上捡回来的连姓名也不知道的弃婴，和我父亲同吃祖母的奶长大的。她小时叫“捡妹”，婚后叫“捡嫂”，再后就叫“捡伯母”。如今她也不是“好人”。虽然曾经是“土

改根子”、“老贫农”，但是过去不能说明现在和未来，她已经蜕变为“右属”兼“反属”了呀！自然得和我“分配”在同一个“岗位”啰。

我不知道寮里大多数的人们怎么想，对站在我身旁的“簸箕甲”（这是金环蛇和银环蛇的俗称，地主分子金满堂的外号）倒是略能管窥其心地。他瞅瞅我母亲落汤鸡似的狼狈相，不时转过脸去咬着舌头偷笑，大约是为他们的“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而欢欣鼓舞吧？因为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中我母亲当贫雇农主席团委员时曾经既是斗争会的主持人，又是发言的几个苦主之一，斗他是斗得够狠的。须知，我父亲就是当长工时因积劳成疾而死在他家田头的啊！此刻他表现出“仇者快”的神情，即使不是心理学家也不会猜得太离谱的。

只有几个亲者，即老刘婆、胡其凡、方群胜等几个贫下中农群众，目睹我母亲在病中遭雨淋，就好像万箭穿透他们的胸膛那样疼痛，破口大骂起来：

“斩千刀的东西，没有天理良心！”

“捡伯母有什么罪！这样折磨她！”

刘婆80出头了，平日走路拄着一支山柑木拐杖；鬓发早已幡然，被人们亲切地唤做“白毛女”。这位老太太有个倔脾气：只要她看准了，确认非干不可的事情，她就不顾一切地干到底，那怕刀子架到脖子上也不肯回头。中年受寡，拉扯着一群子女，但因她“倔”，谁也不敢乱打她的“算盘”。她的力大如薛仁贵、李元霸的拳头，那支经常挑两三百斤盐脚的毛竹扁担，是从来吃硬不吃软的，再好色的登徒子，或者再蛮横的无赖汉，也奈何她不得。如今年纪老迈了，还是和年轻时一样，性情硬过金刚钻，好打抱不平。

她气鼓鼓地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彭文富，劈头劈脑地大声说：

“心肝狗不吃的！要有三长两短，看谁个坐监赔命！拿张纸，写过来，签上你彭文富的大名！快一点！”

阎王也怕拼命鬼。那个年近50、矮胖得像个球体的彭文富只好“开恩”，对刘婆笑了笑，表示歉疚，并且说同意我母亲进寮。不过有个附加条件：只能站得靠边一些，不准进入人堆去“传染”革命群众。有谁知道，医学史上是否记载过心脏病居然同麻风、霍乱之类“划等号”的先例呢？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想，“靠边站”总比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强一些吧！因此，还是赶紧行动起来，把蹲在大雨下抖抖颤颤，就像冬天从池塘里爬上来的抱窝鸡那样的老母亲扶起、扶定，随手把她背在自己的身后。

岂料就在这瞬息之间，大队治保会主任（还是公社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胡虎威高喝一声“站住”，两手蛙泳似的，排开水泄不通的人林，挤了出来。

对这个30挂零，由“造反有理”——换句话说就是“打倒一切 + 打砸抢 = 无罪（即有功）”——起家的新贵，我算是颇为了解的。因为他与我的“阶级搏斗”素来尖锐激烈，向未“熄灭”，我们之间打的交道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只见他掏出过滤嘴“大中华”，背着风用进口电子打火机打着火，慢条斯理地吸了几口，还要吞云吐雾，玩他平日里常玩的叠帽式烟圈，只是风不作美，叫他打不成而已。然后踱着“叠叠公府步”，来到我背起母亲的寮前大雨下，拉正高级连帽式雨衣的帽檐，清清嗓子，装模作样地做了一个上台做大报告的叉首长手势，不慌不忙，兴致盎然地打官腔：“我胡主任，胡总指挥，就是说，我本人，噢，非常而汪那个那个……十分噢，恭喜你们！让老天爷那个……噢，冲洗冲洗，噢，你们，这些，噢，活牛鬼蛇神噢，乌龟王八蛋身上噢，他那个

那个那个……贪，贪，贪泥烛水！如果假使死了，噢，那就更好！少一个，噢，阶级敌人，我还可以噢，多睡几个那个那个安稳觉呢！噢！听到没有？（说到这里，他向我怒目而视。）钱光宇！快把你背的那个那个，老妖婆噢，放下马上！不然如果的话，我就要挑拨，革，革命行动，坚决严正，噢，那个声明，采取勒令，狼狼（狠狠）打击！噢……”

听到他那“噢噢”连声，文理如此“通顺”，甚至连在他爱得入迷的“梁效”奇文上屡见不鲜的“污泥浊水”也背得那样令人费解的又长又臭的“政治报告”，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只不过没有在脸容和嘴巴上表现出来罢了。

多少年来，面对逆境，我已养成了不吭声，不低头，不落泪，不求饶的习惯。此刻当然也不例外。

而寮里的好些正直的社员可就看火了。不知谁（也许是其凡哥）打断他的长篇“报告”，压过雨声，干脆利落，声如裂帛地高喊：

“光宇，快背你母亲进来吧！不要理睬他妈的狗杂种！”

胡虎威也不是好惹的。他把烟蒂一丢，便暴跳如雷，摩拳擦掌，背着双手，冲回寮里，要找出到底是谁那样放肆。但是无可奈何，喊过的不出声，知情者又不报，他抓不出罪该万死的“现行反革命”。

乘这个机会，老刘婆暗中招呼青年社员方群胜等几个人，溜出寮外，从我背上接下我的老母亲，扶的扶，背的背，“请进”一间寮里去。誓不甘休的胡虎威冲过去，吹胡瞪眼，凶神恶煞地叫嚷道：“不行，不行。”又连忙去拉我母亲，非要把她赶出去不可。

刘婆用右手扭住他的胳膊，大声说：

“你知道吗？我年轻时上山砍柴从来不用带镰刀，抛上一块石头，手臂一样粗的树枝就齐刷刷地断了，落下来！”

说着，她用左手拾起一块鸡蛋大的石头，对准寮沿一条外露的箬竹片掷去，喊声“着”，那竹片就应声断成两截，博得人们的连声喝采。

随后，她又放开他的手臂，命令似的说：

“你出去，站到距离我200步远去！随你说，要打你的左眼还是右眼，鼻准还是人中？打不中的话，你就把贫农社员捡奶奶拉出去！你敢不敢？快快回答！”

至此，人们都看呆了。想不到这位老太婆还有两下子，真是不减当年勇！

寮里有人大声喊：

“是呀，快快回答吧！还是打瞎‘左’眼好！”

胡虎威急得额汗如泉涌，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一筹莫展，不知所措。只好皮笑肉不笑地搭讪着说：

“丧失立场，后果由你自负。”

说着就悻悻地甩手而去，钻入避雨性能最好的，箬篷盖得最厚、箬皮扎得最牢的“干部指挥寮”去。

二 病母与饼干

风雨继续逞威，到处天昏地暗。

虎视眈眈、如临大敌的民兵紧握着手中枪，枪口一直没有偏离我的胸脯。

对这些在我眼皮底下喝红蜜水长大的“解放牌”，我就像鲁迅先生笔下一再说“阿义可怜”的夏瑜一样，说不上有多大的怨忿，倒有隐埋心灵深处的惋惜感。在瞒与骗的茫茫大泽中，他们的肩膀上尚未长出属于自己的脑袋，不善于独立思考，对某些以正面人物姿态出现的权势者所鼓噪不休的“伟大的空话”，仅能表现出盲目的宗教信徒一样的虔诚和皈依。他们是没有罪的！我有时想，或许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比我这个老朽百倍明白今昔所发生的一切，并且重新认识他们此刻枪口下的钱光字的。因此，我虽然苦恼，但态度还有点坦然，并不见得多么慌张。

我的关节炎正在发作的两腿还是像货郎鼓一样摇晃，像捱“蛇蚁公”猛咬一样疼痛，稍一挪动站麻了的双脚，彭武晋等民兵就以为我要逃跑，竟大声呼喝：“找死么？站好！不准动！”我多么想以真真实实的言辞提醒他们啊：“年轻人，误解的鸿沟实在太深了哟！”然而处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终于没有启齿的匹夫之勇，只能陷入痛苦的沉默之中。要不是放不下可怜的老母，就

很可能“涉海”而去……

我向民兵彭武晋提出要求：“让我转过脸去，望一望村子，好不好？”真该感谢他，他犹豫了一下，总算答应了。

我马上向后转，正了正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透过迷迷蒙蒙的雨幕，望见了：

洪水正在猛涨，一片汪洋，浊浪排空！

布在村口旷地上的避震寮，差不多浸到半腰了；庆幸村子还没有上水，因为它的地势稍高，四周又有又高又厚的石头围墙为屏障，大水只漫到北面古楼的大门槛边。继续上涨的话，就有可能进入寮内，冲塌民房，酿成村史上空前的大灾难。

继而一望，胡虎威那幢新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就像鹤立鸡群那样傲然高耸，即使洪峰没顶也会岿然不动的。问题是，糟糕，老刘婆那所年久失修的危房摇摇欲坠，似乎就要倒下去，沦为断瓦颓垣！这怎么了得！我那间搭得不够牢靠的蔗叶避震寮，也太过不争气，竟沿着汹涌澎湃的石榴河水奔向浩瀚的南海，提前向海龙王报到去了！

我没有多大的痛心。那寮里除了两张破得不能再破的杉木老式床以外，没有任何一件值钱的家物；而那眠床就像跷跷板那样摇摆不定，我是用松木桩和粗麻皮把它们固定、缠紧了的，暂时还冲不走。

而想起老刘婆的房子，我急了，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马上向彭武晋请求：

“请你代向书记说，批准我回村……”

岂料我还没有说完，武晋便伸出巴掌，左右开弓，重重地打在我瘦削、黧黑的脸颊上。

他怒斥道：“回村干什么？想偷？想抢？”

我无暇争辩，忍着痛楚，紧接着恳切地说：

“我水性好。刘婆的家……”

谁知他更加震怒了，使尽全力把我一拉，斩钉截铁地说：

“见书记去！他妈的，收买人心！先头刘婆替你出面骂革命干部，给你家老妖婆撑腰，你要‘报恩’喽？坏蛋，这不是有奶便是娘么！”

说着又是一巴掌掴下来，打得我牙血伴着雨水流。

又该感谢这位彭武晋了！他这一打反而把我刚才产生的痛觉驱赶得无影无踪。

我态度安详，心满意足，感到能为老刘婆承受巴掌的热吻乃是莫大的奖赏。因为在我心目中，刘婆的确堪称伟大的母亲，她大半生中充分表现出来的无私无畏的美德是值得每一个晚辈奉为楷模的。我心里掠过几丝淡淡的哀愁以后，便老是打问号：“难道说，一滴奶汁都不给，整天不是打便是骂的泼妇才是我应该千恩万谢的亲娘么？这又是什么逻辑呢？”

留下其他民兵看管其余五类分子，彭武晋飞起脚尖，朝我的腮窝处一踢，又说：

“快走！”

然后推推搡搡，把我押进“干部指挥寮”里去。一问到彭文富不在，他就又把我押解到另一间寮里。一进寮，青年社员方群胜就神色不安地告诉我：

“你母亲……”

我吓了一跳，连忙挣脱彭武晋的手，朝人丛最稠密的地方冲去。一问，原来是母亲的病情转重！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使劲挤进去。

啊，母亲脸色苍白似纸，两眼无神地瞪着，口吐白沫，呼吸急促……莫非就要在这块“伤心埔”上启程上西天么？

顷刻间，一股难以名状的滋味充斥着我的心田。不知道巴甫